

編後語

在二戰結束六十周年之際，本期的史學專號並不局限於二十世紀世界戰爭的描述和反省：除一篇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文章（章慕榮）外，其餘的觸及當今東亞問題的歷史情結，論史學方法的探討及其困境，長短十餘篇，從不同角度展示歷史這門最古老學科的魅力，以及其對當代人精神面貌的影響。

何謂歷史意識？在「戰爭與歷史意識」一組評論中，中日韓和德國的四位作者指出，它不同於歷史研究和編纂，而是研究個人和集體對過去的理解及認同（薩勒），是建立民族國家正當性的重要手段（白永瑞），或是被輿論和意識形態打造出來的感情記憶（孫歌）。由此，我們才可以明白，為甚麼年初尚在期待今年是「東亞共同體元年」，事實卻是中日韓三國衝突日益升級，爆發「歷史之戰」（白永瑞）；雖然中韓兩國共同敵人是軍國主義的日本，但並沒有造成中韓之間的連帶感（孫歌）。如高橋哲哉所言，參拜靖國神社是東亞三國歷史問題的核心之一；他分析揭示被祭者的身份不過是由國家政治意志精心挑選出來的，而不是小泉所辯稱的尊重死者是日本文化傳統，從而戳穿政客的托詞。我們感謝孫江策劃了這一組精彩的評論。歷史是不斷在修訂中的活故事，所以，為了當前和未來需要，不同國家中的不同流派，都在不斷分析和擴大某種歷史記憶。那麼，今後人類有可能超越國家意識形態，突破民族、地區、歷史認識的差異，去尋求平等的、同情地理解對方的民間溝通方式，以達致真正和深刻的相互了解與共識嗎？

如果把眼光轉向中國，迷惑或許更大。葛兆光及徐新建的兩篇文章涉及到至今誰也還說不清的「何謂中國」問題。葛兆光對此做出細緻梳理和反思，特別分析了蒙元、滿清帝國對傳統上以文化或者地域來界定中國的挑戰，以及這一問題與當今東亞和台灣問題的勾連。承接着剛去世的社會學大師費孝通有關「藏彝走廊」之說，徐新建引伸出「族群地理」和「生態史學」研究的新視野。徐國琦一反以往忽視輕蔑北洋政府的研究傾向，他分析指出，北洋政府以一戰為契機，自覺走向國際化、主動積極參戰，塑造出影響二十世紀中國的新的國家民族認同。而王笛的學術隨筆，記述了為追尋圖片版權持有人，追索出一個被遺忘的外國傳教士在四川的生動故事。歷史研究是為了克服遺忘，然而歷史又無法重現，所以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是：歷史研究追求的「真實」何在？這歷久彌新的問題，正是林同奇與揭起後現代史學大旗的懷特對談的主題，並梳理後現代史學的若干重要觀念。此外，陳映芳以及馬傑偉、鄭巧玲兩篇研究民工的文章，或分析他們與城市共生的「利益鏈」，或寫出在男女親密關係上，他們如何在城與鄉之間徘徊，由是描繪出一幅活潑的當代史圖畫。

最後，向各位報告兩項變動。孫江教授在6月底提出辭去本刊編委，我們一再挽留無效，深感遺憾。孫教授在過去一兩年間積極參與本刊編輯工作，貢獻良多，我們深為感謝，並謹祝孫教授今後事業成功，生活愉快。而關韻媚小姐在兩個月前離任投身航空界，我們祝她鵬程萬里，同時歡迎接替她的林翠盈小姐成為編輯室一員。